

二五 唐景崧

唐景崧，字維卿，廣西灌陽人，同治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吏部主事。光緒八年，法越事起，景崧感越南事亟，憤然有請纓意，又以熟聞同鄉之黑旗將軍劉永福，已於越南建立戰功，屢挫法人，聲威卓著，以爲必可與約共圖大事，以安邊疆。乃奏陳籌護藩邦一摺，並自請投筆出關，以事前得相國李鴻藻向朝中疏解，故摺上，奉旨交雲貴總督岑毓英差序。

二

景崧襁被出京，先至廣東謁曾國荃，陳來意，國荃聽其言，資之入越。明年抵保勝，見劉永福，爲陳三策：「據保勝十洲，傳檄而定諸省，請命中國，假以名義

，事成則王，此上策也。次則提全師擊河內，中國必助之，此中策也。若坐守保勝，事敗而投中國，策之下者也。』永福從中策，戰紙橋，大敗法軍。爲作檄文布告內外，檄出，遠近爭響應，惟越王爲法所脅，莫能自振。景崧乘間勸永福內附，曰：『子能存亡繼絕，即所以報故主，且越王已薨，嗣君無能，亦無背主嫌，某見時不可失，特來相助，捷速行事，不可失此良好機會。』永福曰：『忠臣事君，切忌欺僞，欺僞尙且不可，而况身受國恩，遂爲此反逆篡位乎？』兩人意見，終不能諧。

三

清廷念景崧宣勞域外，賞四品銜乃再奏陳越事云：『越南半載內，三易國王，欲靖內亂，莫如遣師直入順化，扶翼其君，以定人心，若不爲藩服計，不妨直取爲我有，免爲法人所奪，否則，首鼠兩端，未有不敗者也。』而越事益混亂，會張之洞命景崧入關，募勇編爲四營，號景字軍，爲規越軍之一。廷旨授景崧五品京卿。

遂率軍取道牧馬，行千餘里，再入越，既至挫敵，毓英嘉其能，撥潘德機滇軍屬之，勢益壯，而罷戰詔遽下。

論功，晉二品，除福建台灣道，旋授台灣布政使，又擢巡撫，遂以整吏治，飭軍備，爲當務之急。會中日釁啓，台灣局勢日益不寧，景崧部李文奎變作，欲殺景崧，景崧出而叱之，士卒不敢下手，文奎亦氣奪乞宥，仍命爲營官，使出駐基隆，此其寬大明智之處理，故能轉危爲安。

四

甲午戰敗後，議和成，割台灣及遼東半島畀日，清廷詔景崧內渡。而台灣之民主獨立運動，於是開始，清廷仍不卹其呼籲，命李經芳爲割台專使，舉數千里之地，千百萬之人民，拱手而交與日人。台之名士丘逢甲，聞訊大哭曰：「台灣者，吾台之人所自有，何得任人私相授受？清廷雖棄我，我豈可復自棄耶？」乃倡自立之說，奔走呼號，全台皆應。其間忠義之士，无慷慨激憤，力贊其議。乃共推逢甲

起草憲法，立議會，改官制，舉總統，定台灣爲民主國。衆推以景崧爲總統，逢甲固知其不足有爲，然景崧負時望，爲台民所仰，劉永福雖善戰，但位不出景崧上，遂率紳民數萬詣撫署，上總統印綬。景崧朝服出，望闕九叩首謝罪，北面受印，大哭而入，並電中外，有遙奉清爲正朔，永作屏藩之語，副總統則屬逢甲。

五

先是，景崧與劉永福議防守，永福曰：「台北軍事建築不妥，士卒又多老弱，中丞辦理民政，日不暇給，而軍政事宜，千頭萬緒，如絲之亂，鄙意過來幫助，更改營盤，裁汰老兵，添補精壯，豈不兩有裨益？」景崧以永福英勇絕倫，勢大益難馭，況有越南舊嫌，遂婉却之曰：「老兄在台南，獨當一面，節制南方各軍，任便行事，已成專閥，且台南實爲扼要，非有威望大員，不足鎮懾，兄守台南，弟守台北，南北皆有備敵之應付，日軍豈無聞風不畏乎？」其實景崧文人，雖略知兵，終無大用，迨台北陷落，台南亦孤立難守矣。

六

日軍攻基隆甚急，景崧命將黃義德應戰，義德詭稱敵強不可當，且日軍懸賞六十萬購大總統頭，故退防。景崧聞言甚憤而不敢詰，是夜，義德軍果譁變，日軍乘之攻入台北，遂大亂，總統府火亦起，景崧懼，微服遁入英艦，逃歸廈門，立國爲總統僅七日。

景崧志大才疏，防敵禦侮，不及永福遠甚，古所謂處士虛聲者也。倘能捐棄私怨，與永福，逢甲，整軍揚武，和衷共濟，台灣未必儘亡，卽亡，亦未必若是之速。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，前事不忘。後事之師，今之執政者，其宜鑑焉。